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stylized black and green floral motifs surrounds the top and sides of the title area.

巴金

代表作

巴金

上海全書店印行

序

巴金先生乃是當代中國文壇上的後起之秀。在近十年來，中國文壇上所產生的許多青年作家中，要算巴金先生所獲得的成就最偉大了。

一九二七年他始從事寫作，那時候他正在法國留學，到了一九二八年方始完成了他的處女作滅亡。他想不到這部初次試作的小說滅亡，竟能獲得意外的成功，不僅震動了當時的整個文壇，並且握着了廣大的讀者大眾。滅亡便成爲他的成名之作。

於是他對於文學有了更濃厚的興趣。他後來就改變了生活方式，他願意把青年的整個生命陷到文學生活圈裏去。他在此後的幾年以來，差不多把光陰完全貢獻在寫作上面去了。

他在寫給一個朋友的信裏說：

「在一年半的短促的時間裏我寫了十部長短篇小說，我這樣不吝惜我的精力和健康，我甚至慷慨地捨棄我日後幾年的生活來換這八十多萬字，我每寫完一部書，總要撫摩自己的手勝，我明知道這部書又吞食了我的一些血和肉，我明知道牠會使我更進一步逼近墳墓，但我

巴金代表作選目錄

自敘傳三章

(一) 最初的回憶·····	一
(二) 家庭的環境·····	五八
(三) 做大哥的人·····	八九

散文：自白

我的幼年·····	一〇一
一篇真實的小說·····	一二一
我的路·····	一二三
答一個北方青年朋友·····	一三一

我的幾個先生·····	一四〇
關於「髮的故事」·····	一四九
憶·····	一五四

巴金代表作選

最初的回憶

「這孩子本來是給你的弟婦的，因為怕她不會好好待他，所以如今送給你。」

這是母親在她的夢裏聽見的「送子娘娘」的說話，每當晴明的午後母親在她的那間朝南的屋子裏做着針綫時，她常常對着我們弟兄姊妹（或者還有女傭在場）敘說這個奇怪的夢。

「第二天就把你生下來了。」

母親說着這話時，就抬起她的圓圓臉，用那愛憐橫溢的眼光看我，我那時站在她的身邊。

「却想不到是一個這樣淘氣的孩子！」

母親微微一笑，我們也都微笑。

母親是愛我的。雖然她有時候笑着說我是淘氣的孩子，可是她從沒有罵過我。她使我在

溫柔和平的空氣裏度過了我的幼年時代。

一張溫和的圓圓臉，被刨花水泯得光滑的頭髮，常常帶着微笑的嘴。淡青色綢緞滾寬邊的大袖短襖，沒有領。

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遠的過去，我的頭腦裏就浮現了母親的面顏。

我的最初的回憶是不能夠和母親分離開的。我尤其不能夠忘掉的是母親的溫柔的聲音。

四五歲光景我跟母親從成都到了廣元縣，這地方靠近陝西，父親在那裏做縣官。

在我的模糊的記憶裏，「廣元」兩個字比較顯明地時時現了出來。

衙門，很大的一個地方，進去是一大塊空地，兩旁是監牢，大堂，二堂，三堂，四堂，還有草地，還有稀疏的桑林，算起來總有六七進。

我們的住房是在三堂裏面。

最初我跟着母親睡，睡在母親的那間大的架子床上。熱天床架上掛着羅紋帳子或麻布帳子，冷天掛着白布帳子。帳子外面有一點燈光在抖動，這是從方桌上的一盞清油燈裏發出來

的。

清油燈，長的頸項，圓的燈盤，黯淡的燈光，有時候燈罩上結了黑的燈花，必剝剝地燃着。

但是我躺在被窩裏，我並不害怕。我常常睜起眼睛，看着母親的和平的睡臉。我想着母親這兩個字的意義。

白天，我們進書房去讀書，地方是在二堂旁邊。窗外是一個小小的花園。

先生是一個溫和的中年人，永遠對着我們擺起那一付和善的面孔。他會繪地圖，他還會繪鉛筆畫。他有着彩色的鉛筆，這是我所羨慕的。

學生是我的兩個哥哥，兩個姊姊和我。

一個老書僮服侍我們。這人名叫買福，六十歲的年紀，頭髮已經白了。

在書房裏我早晨認幾十個字，下午讀幾頁書，每天很早就放學出來。三哥和我一樣，他比我只大一歲多。

賈福把我們送到母親的房裏。我們給母親行了禮。她給我們吃一點糖菓。我們在母親的房裏玩了一會兒。

「香兒，」三哥開始叫起來。

我也叫着這個丫頭的名字。

一個十二三歲的瓜子臉的女子跑了進來，露着一臉的笑容。

「陪我們到四堂後面去玩！」

她高興地微笑了。

「香兒，你小心照應他們！」母親這樣吩咐。

「是，」她應了一聲，就帶着我們出去了。

我們穿過後房的門出去。

我們走下石階，就往草地上跑。

草地的兩邊種了幾排桑樹，中間露出一條寬的過道。

桑葉是肥大的，綠陰陰的。

兩三隻花雞在過道中間跑。

「我們快來拾桑葉！」

香兒的臉上放了光，她牽着我的手就往桑樹下面跑。

馥郁的桑葉的甜香馬上撲進我的鼻裏。

「好香呀！」

滿地都是桑葉，深紫色的葉子，有許多碎了，是跌碎了的，是被雞的腳爪踏壞了的，是被雞的嘴啄破了的。

到處是鮮豔的深紫色的汁水。

我們兜起衣襟，躬着腰去拾桑葉。

「真可惜！」香兒一面說，就揀了幾顆完好的桑葉往口裏送。

我們也吃幾顆。

我看見香兒的嘴唇染得紅紅的，她還在吃。

三哥的嘴唇也是紅紅的，我的兩手也是。

「看你們的嘴！」

香兒撲嗤笑起來。她摸出手帕給我們揩了嘴。

「手也是。」

她又給我們揩了手。

「你自己看不見你的嘴？」三哥望着她的嘴笑。

在後面四堂裏雞叫了。

「我們快去拾雞蛋！」

香兒連忙揩拭了她的嘴，就牽起我們往裏面跑。

我們把滿兜的桑葚都傾在地上了。

我們跑過一個大的乾草堆。

草地上一隻麻花雞伸長了頸子得意地在那裏一面走，一面叫。我們追過去。

這隻雞驚叫地撲着翅膀跳開了。別的雞也往四面跑。

「我們看哪一個先找着雞蛋？」

香兒這樣提議。結果總是她找着了那個雞蛋。

有時候我也會找着的，因為我很知道平時雞愛在什麼地方生蛋。

香兒雖然比我聰明，可是對於雞的事情我知道的就不見得比她少。

雞是我的伴侶。不，牠們是我的軍隊。

雞的兵營就在三堂後面。

這草地上兩邊都有石階，階上有房屋，階下就種着桑樹。

左邊的一排平房，大半是平日放舊家具的地方。最末的一個空敞的房間就做了雞房，裏面放了好幾隻雞籠。

雞的數目是二十幾隻，我給牠們都起了名字。

大花雞，這是最肥的一隻，松綠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點。

風頭雞，這隻雞有着灰色的羽毛，黑的斑點，頭上多一撮毛。

麻花雞，是一隻有着黑黃的小斑點的雞。

小鳳頭雞比鳳頭雞身子要小一點，除了頭上多一撮毛外，和普通的母雞就沒有一點分別。

烏骨雞，牠連腳，連嘴壳，都是烏黑的。

還有黑雞，白雞，小花雞，——各種各類的名稱。

每天早晨一起床，洗了臉，我就叫香兒陪我到後面雞房那裏去。

香兒給我把雞房的門打開了。

我們揭起了每一隻雞籠。我把一隻一隻的雞依着次序點了名。

「去吧，好好地去玩！」

我們撒了幾把米在地上，讓牠們來圍着吃。

我便走了，進書房去了。

下午我很早就放學出來，三哥有時候要比較遲一點纔放學。

我一個人偷偷跑到四堂後面去。

我睡在那高高的乾草堆上。乾草是溫暖的，我就覺得是睡在床上。溫和的陽光愛撫着我的臉，就像母親的手在撫摩。

我半睜開眼睛，望着雞羣在下面地上嬉戲。

周圍是很靜寂的，沒有人來驚擾我。

「大花雞，不要叫！再叫給別人聽見了，會把雞蛋給你拿走的。」

那隻大花雞得意地在草地踱着，高聲叫起來。我叫牠不要嚷，沒有用。

我只得從草堆上爬起來，去拾了雞蛋揣在懷裏。大花雞愛在草堆裏生蛋，所以我很容易地就找着了。

雞蛋還是熱烘烘的，上面黏着一點雞毛。

是一個很可愛的大的雞蛋。

或者小鳳頭雞被麻花雞在翅膀上啄了一下就跑開了。我便吩咐牠：

「不要跑呀！喂，小鳳頭雞，你怕麻花雞做什麼？」

有時候我和二哥在一起，我們就想出種種方法來指揮雞羣遊戲。

我們永遠不會覺得寂寞的。

傍晚吃了午飯過後，（我們就叫這做午飯，）我等著天快要黑了時就和二哥一起，叫香兒陪伴着，去把雞一一趕進了雞房，把牠們全都照應進了雞籠。

我又點一次名，看見不會少掉一隻雞，這纔放了心。

有一天傍晚點名的時候，我忽然發見少了一隻雞。

我著急起來，要往四堂後面去找。

「太太今天吩咐何師傅捉去殺掉了。」

香兒望著我竊笑。

「殺掉了？」

「你今天下午沒有吃過雞肉嗎？」

不錯，我吃過！那一碗紅燒雞，味道很不錯。

我沒有話說了。心裏却有些不舒服。

過了三四天，那隻黑雞又不見了。

點名的時候，我望着香兒的笑臉，我氣得流出眼淚來。

「都是你的錯！你壞得很！他們來捉雞去殺，你曉得，你爲什麼不告訴我？」
我捏起小拳頭要打香兒。

「你不要打我，我下次告訴你，就是了。」

香兒笑着向我告饒。

然而那隻可愛的黑雞的影子我再也不見了。

又過了好幾天，我已經忘掉了那黑雞的事情。

一個早上，我從書房裏放學出來。

我走過那石欄杆圍着的長廊，在那拐門裏遇見了香兒。

「四少爺，我正在等你！」

「什麼事情？」

我看見她那種着急的神氣，知道有什麼大事情發生了。

「太太又叫何師傅殺雞了。」

她拉着我的手往裏面走。

「哪一隻雞？快說。」

我圓睜着一對小眼睛看她。

「就是那隻大花雞。」

大花雞，那隻最肥的，松綠色的羽毛上生長着不少白色斑點。我最愛牠！

我馬上掙脫香兒的手，就拚命往裏面跑。

我一口氣跑進了母親的房裏。

我滿頭是汗，我還在喘氣。

母親坐在床邊椅子上。我就把上半身壓着她的膝頭。

「媽媽，你不要殺我的雞！那隻大花雞是我的！我不准人家殺牠！」
我拉着母親的手哀求着。

「我說是什麼大的事情！你這樣着急地跑進來！原來是爲着一隻雞。」
母親溫和地笑起來，摸出手巾給我揩額上的汗。